

# 中华民族的人格

张元济 编著



张元济



商務印書館  
The Commercial Press

# 中华民族的人格

张元济 编著



商务印书馆

创于 1897

The Commercial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华民族的人格/张元济编著.—北京：商务印  
书馆，2017

ISBN 978 - 7 - 100 - 15456 - 7

I. ①中… II. ①张 … III. ①中华民族-民族精神  
IV. ①C955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250355 号

权利保留，侵权必究。

中华民族的人格  
张元济 编著

---

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 
(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)  
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 
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
ISBN 978 - 7 - 100 - 15456 - 7

---

2018年1月第1版 开本 640×960 1/16  
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张 6  
定价：28.00 元



张元济（1867—1959），中国伟大的出版家、爱国者；字筱斋，号菊生，浙江海盐人。他是清朝光绪年间进士，曾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，因参与维新运动被革职；后“以扶助教育为己任”，主持商务印书馆，以开明开放的胸襟广纳人才，使商务成为“各方知识分子汇集的中心”。他以出版推动中国文明的进步：组织编写出版从小学、中学到大学的全套教科书；组织翻译出版大批外国学术和文学名著；创办《小说月报》等宣传新文化运动的刊物。他于苦难岁月为中华民族“续命”：主持影印《四部丛刊》《续古逸丛书》、校印百衲本《二十四史》；创办涵芬楼（东方图书馆前身）、合众图书馆（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前身）；抗战期间，参与组建文献保存同志会，在日寇魔爪下抢救了一大批濒于绝境的珍贵民族文献。

张元济先生一生寻书、救书、藏书、编书、出书，可谓“中国出版第一人”。

## 重版说明

1937年5月，商务印书馆发行了一本小册子，广为流传。书中记述了中国古代义士的八个故事，取名为《中华民族的人格》。编著者张元济，时任商务印书馆董事长。借由此书，先生希望告诉国人，我们这个民族从不缺少顶天立地的豪杰，他们或重然诺，讲信义，或临危不苟，忠肝义胆，甚或杀身成仁，舍生取义。这才是中华民族的真人格、真精神。

孔曰成仁，孟曰取义，尤其在民族危难之际，志士仁人更是前赴后继。就在这一年7月，“卢沟桥事变”爆发，北平、天津、上海、南京相继沦陷，抗日战争全面打响。无数人像这本书里提及的义士一样，不畏死，不惧难，千家炮火千家血，一寸山河一寸金，投身烽火硝烟，筑起血肉长城，直至取得我们最后的胜利与光荣。人是需要一点精神的，张元济先生坚信，只要坚守中华民族的可贵人格，民族精神就在，国家就不会灭亡。

2017年是商务印书馆建馆120周年，也是张元济先生诞辰150周年，我们重新整理出版了这部小册子。本书以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为底本，改繁体为简体，并按当代相关规范略加修订。为了便于阅读，将书中的古文和先生翻译的白话文，左右对照排版；将古文中原先的随文注，改为文下注；白话文里有个别需要补充的文字标以“[ ]”，有个别因政区沿革造成的释名之误，则下脚注加以说明。

商务印书馆编辑部

2017年10月

## 编书的本意

孔圣人说：“志士仁人，无求生以害仁，有杀生以成仁。”孟夫子说：“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，此之谓大丈夫。”这几句话，都是造成我中华民族的人格的名言。

我们良心上觉得应该做的，照着去做，这便是仁。为什么又会有求生害仁的人呢？为的是见了富贵，去营求它；处在贫贱，去避免它；遇着威武，去服从它；看得自己的身体越重，人们本来的良心，就不免渐渐地消亡。贪赃枉法，也不妨；犯上作乱，也不妨；甚至于通敌卖国，也可以掩住自己的良心做起来。只要抢得到富贵，免得掉贫贱，倘然再有些外来的威武，加在他身上，那更什么都可以不管了。

有了这等人，传染开去，不知不觉受他的引诱，这个民族，必定要堕落，在世界上是不容存在的啊！

我们古来的圣贤，都有很好的格言，指导我们，

在书本上，也有不少的豪杰，可以做我们的模范。

我现在举出这十几位，并不是什么演义弹词里妆点出来的，都是出在最有名的人人必读的书本里。他们的境遇不同，地位不同，举动也不同，但是都能够表现出一种至高无上的人格。有的是为尽职，有的是为知耻，有的是为报恩，有的是为复仇，归根结果，都做到杀身成仁，孟夫子说是大丈夫，孔圣人说是志士仁人，一个个都毫无愧色。

这些人都生在二千多年以前，可见得我中华民族本来的人格是很高尚的。只要谨守着我们先民的榜样，保全着我们固有的精神，我中华民族，不怕没有复兴的一日！

作者自白

## 读者须知

一、本书的材料，从《左传》采来的两篇，《战国策》里一篇，《史记》里五篇。

二、原书上所载的事实，有很繁重的，也有很难了解的，在这些地方，间或酌量删去，但是只有删节，没有改动。

三、各书上原来的文字，多是很高古的，为便利读者起见，一律翻做了白话。

四、翻白话时，很注意原来的意思，使它两面可以对得起来。上层排的是原文，下层是翻的白话，上下对照，学生们可以借这通俗文，贯通到古代的美文。

五、原文有难于明白的，仍旧附入本书的原注，有时也将原注翻做白话，或参加私人的意见，附注在译文的后面。

# 目录

- 一 公孙杵臼 程婴 节录史记 / 001
- 二 伍尚 节录左传 / 011
- 三 子路 节录左传 / 017
- 四 豫让 录史记 / 023
- 五 聂政 聂荣 录史记 / 031
- 六 荆轲 田光 樊於期 高渐离 录战国策 / 041
- 七 田横 二客 节录史记 / 061
- 八 贯高 节录史记 / 071

一

# 公孙杵臼 程婴

节录史记



晋景公时而赵盾卒。谥为宣孟。子朔嗣。……

朔娶晋成公姊为夫人。……

大夫屠岸贾欲诛赵氏。……

韩厥告赵朔，趣亡。朔不肯，曰：“子必不绝赵祀，朔死不恨。”韩厥许诺，称疾不出。

贾不请而擅与诸将攻赵氏于下宫，杀赵朔、赵同、赵括、赵婴齐，皆灭其族。

赵朔妻成公姊，有遗腹，走公宫匿。赵朔客曰公孙杵臼，杵臼谓朔友人程婴曰：“胡不死？”程婴曰：“朔之妇有遗腹，若幸而男，吾奉之；即女也，吾徐死耳！”居无何，而朔妇免身生男。

晋国君景公继位之后，大臣赵盾亡故。国君给他身后的一个美名，称做宣孟。他儿子名朔，承袭了他的职位。

◎ 晋是春秋时代的国名，他的国都，在现今山西省太原、曲沃等县地方。赵盾是晋国的大臣，晋君灵公很忌他。后来灵公被杀，叔父成公来接了位，不久又死了。景公是成公的儿子。 谥是人死后另换一个名号，表明他生前的美德。

赵朔的夫人，娶的是前君成公的阿姊。晋国有个权臣，官拜大夫，姓屠岸，名贾，常常想要诛灭赵氏。

◎ 屠岸贾是灵公的宠臣，和赵盾不对。说灵公被杀，是他的主张；所以要和他为难。

晋国的世家，赵氏之外，还有韩氏。那时韩氏在朝的是韩厥，他知道屠岸贾的奸谋，便去告知赵朔，劝他逃往他方。赵朔不以为然，对韩厥道：“我相信你一定能使我赵氏的香火，不至断绝，我在九泉之下，也没有什么遗憾了！”韩厥一口担承，回家后，就此托病，杜门不出。

屠岸贾十分专横，并不稟明国君，径自会同诸将，带了军队，到下宫地方，攻打赵氏。赵氏抵御不住，赵朔首先被害，还有赵同、赵括、赵婴齐等辈，也一同殉了难。赵氏几乎全家灭亡。

◎ 下宫是地名，大约是赵氏住家的地方。《史记考证》说，赵同、赵括不是在这时候死的，很疑太史公笔下错误；但是我们引用《史记》，只能照着他说。

赵朔夫人，是前君成公的阿姊，怀孕在身，从家中逃难出来，躲到宫内。赵朔有个门客，姓公孙，名杵臼；他的同事程婴，和赵朔更是深交；出了事后，两下见面，公孙杵臼问道：“这不是我们应该死的时候么？还等待什么！”程婴道：“赵夫人有孕在身；他家运好，生的是男，我预备替他效力；若是女呢，我也不恋着这世界了！”没有好久，赵夫人果然生下一个男孩。

屠岸贾闻之，索于宫中。夫人置儿绔中，祝曰：“赵宗灭乎？若号！即不灭，若无声！”及索儿，竟无声。

已脱。程婴谓公孙杵臼曰：“今一索不得，后必且复索之，奈何！”公孙杵臼曰：“立孤与死，孰难？”程婴曰：“死易，立孤难耳！”公孙杵臼曰：“赵氏先君遇子厚，子强为其难者；吾为其易者，请先死！”

乃二人谋取他人婴儿负之，衣以文葆，<sup>1</sup>匿山中。程婴出，谬谓诸将军曰：“婴不肖，不能立赵孤；谁能与我千金，吾告赵氏孤处。”诸将皆喜，许之。

发师随程婴攻公孙杵臼。杵臼谬曰：“小人哉程婴！昔下宫之难，不能死，与我谋匿赵氏孤儿。今又卖我，纵不能立，而忍卖之乎？”抱儿呼曰：“天乎！天乎！赵氏孤儿何罪？请活之！独杀杵臼可也。”诸将不许，遂杀杵臼与孤儿。诸将以为赵氏孤儿良已死，皆喜。

### 注释

1 《史记》原注：《集解》，徐广曰：“小儿被曰葆。”

屠岸贾得信，就传令要到国君宫内搜查。赵夫人手忙脚乱，急得将她的孩儿，藏在裤内，默默地祷祝道：“赵氏真要灭门，只得听你哭了；若还不至于此，你就不要作声！”后来搜查的人到来，居然十分安静。

◎ 上层绔字，是袴字的古体，裤字又是袴字的俗写。

这总算逃过了。程婴觉得不妥，找着公孙杵臼，和他商议道：“这一次搜查，幸而无事，倘若两次三次，接连起来，如何是好！”

公孙杵臼道：“抚孤成立，和舍生就义，两件事，哪一件比较难些？”

程婴道：“死是容易的；这孤儿要他成立，却是很难！”

公孙杵臼道：“宣孟公在日，待你很好，这件难的，请你担承；我就拣那容易的做罢；我先告辞了。”

二人定下密计，先向别处觅到一个初生的婴孩，公孙杵臼把他背在身上，外面罩上一条很华丽的小被，去躲在山里。

程婴假装着到屠岸贾的军部去告密，见了诸将道：“我是不中用的人，不会替赵氏做那抚孤的事情；哪个给我千金，我便将那小孩的住处奉告。”诸将听了，个个都十分高兴，立刻答应了他。

随即点齐军队，就叫程婴带路，进入山口，曲曲折折，居然找着公孙杵臼。公孙杵臼一见，便假意大骂道：“程婴啊，你真是个小人！当日赵氏遭难，你只顾自己逃生；后来和我商量，要保全赵氏的骨肉，我也很相信你；想不到你竟拿我出卖；这小小的孩儿，就算不能扶助他，你也忍心卖他么？”双手抱着那婴儿喊道：“皇天吓！皇天吓！可怜这刚出世的孩儿，有什么罪孽？我情愿替他；请诸位留他一条命罢！”再三哀求，诸将只当没有听见，一声号令，老的幼的，同时毙命。诸将心中，都以为赵家血脉，真个从此断绝。收了军队，一路欢呼而去。

然赵氏真孤乃反在，程婴卒与俱匿山中，居十五年。

晋景公疾，卜之，大业之后不遂者为祟。景公问韩厥。厥知赵孤在，乃曰：“大业之后在晋绝祀者，其赵氏乎？”……

景公问赵尚有后子孙乎？韩厥具以实告。于是景公乃与韩厥谋立赵孤儿，召而匿之宫中。

诸将入问疾；景公因韩厥之众，以胁诸将而见赵孤，赵孤名曰武。诸将不得已，乃曰：“昔下宫之难，屠岸贾为之，矫以君命，并命群臣。非然，孰敢作难？微君之疾，群臣固且请立赵后；今君有命，群臣之愿也。”

于是召赵武、程婴，遍拜诸将，遂反与程婴、赵武攻屠岸贾，灭其族；复与赵武田邑如故。

哪知道赵氏真正的孤儿，还在人间，程婴终究带了他逃走，躲在深山之中，不知不觉，一直到他十五岁了。

晋国君景公忽然得了一场大病，派人去卜问得病的原由；卜出卦来，说是晋国有过大功业的亡人，不能称意，在暗中作弄。景公信以为真。恰好问到韩厥；他是知道赵氏孤儿的踪迹，便说道：“晋国从前有过大功业，现在没有人祭享的，恐怕只有赵氏吧！”

◎ 古人迷信很深，有病就疑有鬼；卜，就是探问鬼的情形。为祟，是指有鬼在暗中作弄。

景公问道：“赵氏还有后裔么？”韩厥趁势，将实在情形陈说一番；景公也觉得对不起赵家，就和他定计，将那孤儿立为赵氏之后，私下找他回来，养在宫内。

有一天，诸将要进宫问病；景公得信，暗中叫韩厥埋伏下许多人；诸将到来，景公仗着韩厥的声势，镇压着诸将；一面叫赵氏孤儿出来，宣布他的名字是武，是赵氏遗下真正的孤儿。诸将无可奈何，只得同声启奏道：“以前下宫之事，都是屠岸贾一人所做的；他假传君命，强迫着众臣依从。要不是他，哪个敢闯这大祸？就是国君没有因病卜出的卦象，臣等本来也要请替赵氏立后；国君既然吩咐，臣等无不遵从。”

景公听罢，就唤赵武、程婴过来，见过诸将，一一行礼。当下派他二人，随同诸将，带了军队，前去屠岸贾家，将他拿下，合门处死。同时将以前充了公的赵氏受封的田邑，发还给赵武；一切恢复原状。